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开始蔓延,全国各地医务人员驰援湖北、驰援武汉。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义不容辞地报了名,并有幸成为重庆市第一批支援湖北的医务人员中的一员。我支援的是湖北孝感市中心医院,在战疫一线,我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众志成城为抗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战疫一线,所有的党员都身先士卒,抢着做最危险、最繁重的工作。这一刻,我感到中国共产党就是我心里的灯塔,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就是我的最大追求。

心血管呼吸内科共有7名医护人员支援湖北孝感,包括罗玲主任和兰花护士长,罗玲主任是一名老党员,工作的时候她总是冲在最前面,为我们探路,带领我们前进。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作为一名党员为民服务、敢为人先的高贵品质。我把我想入党的想法告诉了罗玲主任,通过对我的考察,罗玲主任成为了我的入党介绍人。2020年2月3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入党申请书,2020年3月16日党组织正式批

心中的灯塔

■ 高丽

准我为预备党员。

“你为什么入党?为什么以前不入党,现在想入党?”面对组织的考察,我回顾自己的初心。是呀,为什么要入党呢?也许每个人入党的理由都不同,但我的入党初心是和志同道合的同志们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好每一件事。

我的外公是一名老党员,小时候总是听他说共产党好,要是没有共产党就

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叫《三请部长》。写的是我刚进组织部,想向伯乐部长表达感谢的故事。“三请”是如何来的呢?

2000年前后,我有了孩子,生活压力迫使我不得不远离家乡,到一个私立学校工作。那时生活虽然清苦,但我依然坚持着我的文学梦想,将酸甜苦辣流露笔端,偶尔在报上露个脸。我以为日子就这样不声不响,静水深流,不曾想有一天我的老师告诉我组织部要招人。那时的我懵懵懂懂,对组织部一无所知。随后,我见到后来我年轻的“老科长”,我跟着他见了部长,参加了考试,最后接到了科长欣喜若狂打来的电话说,恭喜,你考了第一名,下周请按时间来报到。就这样,我误打误撞地来到了组织部。

没过多久,老师也来恭喜我,说:“组织部是干部的娘家,到了组织部,年年有进步。”多年后,我对这句话才有了深入的理解。后来得知,当年其实想进组织部的人很多,部长面对重重压力,亲自出题,亲自阅卷。无心插柳成荫,一个农

收获

■ 廖天元

村娃,靠着踏实和勤奋,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竟也生根发芽了。

得知自己的幸运之后,对于部长的付出我心怀感激,便萌发了请部长的念头。可,部长婉拒了。看到组织部每天灯火通明,所有人都特别能战斗,特别讲奉献,特别能吃苦,认真负责的工作氛围深深地影响着我。那时我年轻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于是把心中的感激之情化为工作的巨大动力,废寝忘食,精益求精。

人生往往充满了很多必然和偶然。当年老师知道组织部招人,是偶然,组织部发扬公道正派的组工精神选人,我能进组织部是必然。

还记得去乡镇工作的过往。那时,我已经在组织部门工作七个年头,部门

没有新中国,也没有现在的我们。当时我还小,心想共产党真有那么好吗?后来上学通过学习慢慢懂得了外公说的话,也越来越坚信外公说的是正确的。是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现在的国泰民安,我们就没有现在的小康生活。作为一名党员,外公始终坚持自己为民服务的初心,过河的桥坏了,他会把桥修好;别人家里没吃的,他会把自己家里仅有的一点吃的给别人;农忙时节,别人家忙不过来,他会先去帮助别人干农活,再做自己家的……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我在一线的所见所闻,让我更加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带领人民奔向小康。当我们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时,我心情澎湃,激动不已,念着一句一句的入党誓词,我更加坚信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决定,我一定会严格遵守我的承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工作中,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有对事业的热爱,有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有永攀高峰的进取精神,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敬畏生命,守护健康。我将在平凡的岗位上踏踏实实,践行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只有牙齿输了

■ 谢子清

去天印村何家坪走访
遇到一位名叫何文德的老人
只见他腰板挺直
腿脚丝毫不拖泥带水
庭院打扫得光滑麻溜
像极了梳出纹路的满头黑发
“猜猜我多大年龄”
这道两位数的题
难住了所有人
“65,63,62……”
数字越小越是南辕北辙
“82,1940年出生的”
答案近乎于玩笑
难道年轮在他面前忘记走动
岁月的风恰好避开他的山头
怀疑险些让他掏出身份证
反差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都坐下来
想取一段长寿的真经
“我胃口好,一顿能吃半斤米
而且三顿都要煮干饭
我心态好
哪怕找不到下锅的米
点不燃做饭的柴也不急
我劳动好
房前屋后的三亩地
沟宽渠直,杂草不生”
“三好学生”逐一交出秘诀
让人折服与汗颜
“我眼睛一点也没输
晚上还能穿针引线
我耳朵也一点没输
风吹草动都听得见”
第一次听到“输”字很费解
当何文德把视力和听力的退化
都用“输”来修饰时
我理解了这个方言词
是“败”和“坏”的意思
“只有牙齿输了”
他张开满口整齐的白牙
用手轻易指证出
迎面的几个替补者
语气中稍微有一丝服软
“输”是一个羞于启齿的字
未老先衰的我们
到底“输”给了什么呢

春节回家,除夕晚饭前,一大家十多口人不约而同地挤在宽敞明亮的厨房里,大人择菜、洗菜、切菜、炒菜、准备碗筷,小朋友们乘机嘻嘻哈哈偷嘴,其乐融融。正在炒菜的母亲回过头来,笑着对看她炒菜的我和弟弟说:“这么多年了,你们还喜欢围灶台。”

围灶台?是啊,多么熟悉的场景。那时,我们还是几岁的孩子。乡下虽然通了电,但每晚都要停电。我现在仍固执地认为,同样是晚上,农村要比城市黑很多。那种黑,透着让小孩子莫名的害怕。即使是自己的房间,没灯光,没人陪伴,我们都不敢摸黑进去。

在地里干活的父母,总是忙到天黑了才回家。一直守在院坝里的我们,才跟在父母身后进了屋。点亮煤油灯,母亲和姐姐在灶房里做晚饭,父亲带着哥哥去喂猪。

我家的灶台两边靠墙,烧火的位置临墙,我和弟弟或站或蹲在烧火的石凳后,看母亲做饭、姐姐烧火。有时姐姐去帮助母亲,我便去烧火。但我始终烧不



好火,不停地往灶膛里塞柴禾,惹来母亲的斥责。一方面是火烧得太旺容易把饭菜烧糊,另一方面是她心疼浪费了柴禾。

父亲和哥哥喂完猪后,也回到灶房。劳累了一天的父亲坐在门边,默默地看着我们,不时咳嗽几声。我们则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白天的见闻,哥哥、姐姐也聊着在学校的事情,母亲和父亲会偶尔插上两句。

灶膛里的火映着我们红彤彤的小脸蛋,大铁锅里逐渐散发出饭菜的香味,很快弥漫了整个灶屋。早已饥肠辘

围灶台

■ 黄勇

辘的我们吞着口水,眼巴巴地看着锅里的饭菜。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一家六口在静默的时光中,守候着一顿简单的晚饭。一个缺油荤的素菜加泡菜,即使喝着清亮照人的稀饭,我们也能吃得津津有味,心满意足。

对我们来说,几乎一个月一次的“打牙祭”,是最让人期待的。这样的日子,基本上是在周末进行。父亲早早上街去了,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父亲回家就直奔灶房,从背篋里把肉拿出来,我们的脸上绽放着幸福的笑容。

整个上午,我们都特别听话,父母喊我们做什么,我们就非常愉快地去做什么。快到中午,母亲开始在灶房里忙碌起来。父亲买回的肉,母亲一般要做3个荤菜:回锅肉是必不可少的,瘦肉要做一个炒肉,骨头切碎后用来做滑

肉。再配上两个素菜,一桌丰盛的午餐就做成了。

偷嘴,是我和弟弟的常规动作。我们在灶房里转悠着,东看看西瞧瞧,乘母亲不注意,用手拈起菜板上切好的用来做回锅肉的肉片就往嘴里塞。然后迅即跑出灶房,躲到角落里,慢慢用舌头翻卷着肉片,让久违的肉香气息浇灌着味蕾,品味着那渴盼已久的肉香。

很多时候,我和弟弟围观母亲切肉,母亲会拈起那种半肥半瘦的肉往我和弟弟嘴里各塞一片。我和弟弟欢喜得不得了,但又不敢声张,生怕被严厉的父亲看到。母亲在炒回锅肉时,也会故意说不知道味道如何,铲起两片肉让我和弟弟尝尝。现在想来,我们能有偷嘴和先尝的机会,那是母亲对我们的一种爱的表达方式。

母亲围着灶台转了一辈子,我们只围观了灶台几年。母亲围着灶台慢慢变老,我们围观灶台逐渐长大。时间能带走一切,但带不走围灶台的天伦之乐,虽然清苦,但馨香悠长。